

军阀逐鹿



济宁文史资料丛书之十一

军 阀 逐 鹿

——济宁籍北洋军阀人物专辑

济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济宁文史资料丛书之十一
军 阀 逐 鹿

山东省济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山东省济宁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开本 7.44 印张 185 千字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500
准印证号：鲁济.NCZZ93—103
定价：5.85元

ZA41/04
济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任：冯玉森

副主任：曲春礼 张九韶 李作运 刘玉平

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启之 成 岳 孙庆元 刘广新

汪 林 陈金言 周远淮

本书编审人员

编 审：冯玉森

主 编：刘玉平

编 校：张京会

编者的话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1928)，是民国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北洋军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臭名昭彰的反动军事政治集团，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

北洋军阀的创立者是袁世凯。袁世凯在清政府腐败透顶、新旧两派对立、外患严重和全国各方面迫切要求御侮救亡的情况下，用卑鄙逢迎和阴险狠毒的手段，骗取了清朝当权人物的信任，利用训练“新军”的机会，拉拢组织北洋派系，并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攫取了足以左右政治局面的权力，终于乘辛亥革命之机窃夺了中国的统治权。袁世凯暴亡之后，北洋军阀分化为直奉皖三系。各系军阀争权夺利，连年混战，权柄易手频繁。这一时期虽然只有 16 年，总统(或相当于总统)却变换了 12 届，达 7 人；总理变换了 46 届，达 30 多人，足可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在这个“乱哄哄”的时期里，以靳云鹏、潘复等为代表的济宁籍军阀人物也先后粉墨登场，在北洋舞台上尽情表演了一番。这些人物虽已被历史的车轮远远地抛在后面，但却不失为史学工作者研究的对象。兹据目前已征集到的资料选编为《军阀逐鹿》一书。

本书涉及靳云鹏、潘复等 9 名较有影响的济宁籍军阀人物，所选文稿以“亲历、亲见、亲闻”为主，力求全面反映各个人物生平事迹，并通过对人物的记述，让人们从侧面或断面上进一步直观地了解这段“乱哄哄”的历史，以期资政育人。在编纂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不少困难：首先是所获史料多为一般性记叙人物生平，大同小异，取舍困难；二是同为“三亲”人物，所提供的资料说法不一，既有史实上的差异，也有观点上的相悖，各持己见；三是部分资料与历

史文献记载不符，有姓名方面的不符，也有生卒年月方面的差异，等等。

鉴于上述，兹将本书的编选体例及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所选文稿，以人物的职位高低、知名度大小为序依次编排。多篇史料记载同一人物者，首篇为综合性生平史料，其它则以所涉时间先后为序排列。

二、为力避内容重复，编者对部分文稿作了不同程度的删节处理。考虑到尽多地保存史料和保持资料完整性的需要，篇与篇之间仍存有不可避免的重复。

三、尽管因作者“三亲”程度不一，所供史料存有差异，但终不失其研究价值，姑且一并选录。

四、对入选文稿所涉史实、生卒年等问题，我们尽最大努力地作了反复核勘与技术处理，对个别无力与不便统一的具体问题，恕以尊重作者意见和文责自负为原则，在基本保持文稿原貌的情况下多说并存。

我们在征集史料工作中曾得到全国政协、天津市政协和有关县（市、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大力支技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由于我们的学识和工作水平较低，本书定会存在不少的纰漏和错误。在此，恳请知情者和史学界专家不吝赐教，诚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目 录

北洋政府的三任总理——靳云鹏	直心 吴心(1)
·靳云鹏青少年时二三事	赵光璧口述 袁静波整理(24)
我所知道的靳云鹏	李炳之 口述 李宜琛整理(28)
靳云鹏与我父的交往琐忆	王迺泗(43)
靳云鹏会见坂西利八郎亲历记	王仕任(46)
靳云鹏及靳家轶事	种英贤 口述 戴祥云整理(56)
靳云鹏晚年生活之见闻	高汉(61)
我所知道的靳云鹏和靳云鹗	谭志清(65)
靳云鹗的一生	崔其勋(83)
靳云鹗与吴佩孚的交恶始末	李炳之(95)
靳氏三兄弟及其家事	靳怀刚(101)
北洋政府的末任总理——潘复	陈志新 何丽敏(114)
潘复的政坛痕迹	程海鸥(129)
我所知道的潘复	齐协民(139)
潘复其人其事	孙瞿门(154)
我跟潘复当差见闻录	岳启瑞(159)
熊炳琦事略	直心 桂冬(167)
我所知道的熊炳琦	袁静波(188)
我所知道的王毓芝	笑依(198)

- 军阀混战中的褚玉璞 杨惠先(203)
褚玉璞的发迹与殒命 张用宾 李石孙 王翰鸣(214)
褚玉璞轶事 朱缙卿(222)
直系旅长潘鸿钧 萧鹤声(228)
奉系旅长马心悟 姜云秀 口述 马克廉 整理(230)

北洋政府的三任总理——靳云鹏

直心 吴心

靳云鹏，字翼青，山东邹县人。1877年（清光绪三年）生于普通农家，后迁徙济宁。靳有兄弟姐妹七人，在三兄弟中居长。靳父先逝，依靠寡母邱氏卖煎饼维持生计，靳氏兄弟姐妹也帮助走街叫卖。靳云鹏与另一位北洋要人潘复有乡谊，后又成为儿女亲家。他们还有更深的一层关系：潘父洁泉，在河南任州官时，妻生潘复，此时，靳母因家境贫寒受雇于潘家，为潘复奶娘，随潘家到河南。以致后来才有“一个妈妈，奶出两个总理”的讹传。

1895年12月，袁世凯到天津小站，在定武军的基础上主持训练“新建陆军”，靳云鹏应募入伍当兵，升为哨长。1898年4月入选“新建陆军”附设炮队随营武备学堂首届学习。该堂监督为段祺瑞，同学中有曲同丰、傅良佐、吴光新、张树元、马良等人。靳与段结下了师生之谊，两年后毕业，留校任教习。1902年6月，袁世凯在保定成立军政司（1904年改称督练公所），下设兵备、参谋、教练三处，靳调任参谋处提调，总办是段祺瑞。同年参谋处创办参谋学堂，由段祺瑞兼任总办。靳又入参谋学堂学习，毕业后充任该堂教官，与段祺瑞朝夕相处，关系日笃。

1909年正月，李经羲继锡良出任云贵总督，请段祺瑞推荐军事人才，靳被援引，辞段赴云南，任新军第19镇总参议，驻防昆明。李经羲注重边防，认为云南地处国防前哨极为重要，故引用一批日本士官毕业生如蔡锷、李根源、唐继尧、罗佩金等担任军职。这和靳

云鹏等北洋派出身的军人利害相冲突，使靳感到不得志。靳对派系界限不但泾渭分明，就是对南方人也是畛域很清。他受袁世凯的影响，认为南方人是喜闹革命的。当时靳给李经羲上过少用日本士官毕业生的条陈，未被采纳。私下里他把云南情况密报袁世凯及段祺瑞，成了袁、段在云南的耳目。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告捷，全国各省纷纷响应，西南各省相继独立。以蔡锷为首的云南将领密谋在昆明起事，靳云鹏等对此微有所闻，伙同19镇统制钟麟同先后向李经羲建议，分别将李根源、罗佩金等调往外地出差，以分散革命势力，使蔡锷孤掌难鸣。但李经羲认为靳对派系成见甚深，因此对蔡深信不疑，使其仍能参加机要。10月30日夜，蔡锷、李根源等在昆明举兵，靳云鹏追随第19镇统制钟麟同抗拒革命，在昆明五华山被革命军打败，钟当即被击毙，靳于混乱中化装轿夫逃出城外，经越南北返，投奔正在湖北镇压革命的段祺瑞。时段任北洋军第二军军统，遂保荐靳赴京见袁面陈滇中局势，并特电袁称：“……靳能生还，不禁狂喜。已令上谒崇阶，面陈一切，钧处如无驱策，千乞饬赴前敌。瑞，歌也。”靳云鹏在云南阻挠破坏革命，回到湖北却受段的重用，参与机要。

1912年3月，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登上临时总统宝座，“袁氏夙契其人，立授为公府顾问。”1913年春，靳云鹏经段祺瑞的举荐任北洋军第五师师长。8月代理，9月署理山东都督。1914年6月晋升将军。1915年正式任命靳云鹏为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

日本趁欧美帝国主义忙于参加第一次欧战无暇东顾之际，扩张对华侵略，强占胶东，提出种种无理要求。靳对此曾有如下回忆：日本军人狡诈非常，无理要求层出不穷。他既不敢对日军的无理要求公然驳斥，也不能有求必应，他采取的办法是“一推二拖”，小问题答应，大问题装不懂，总算在当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纠纷。此回

忆多系溢美之词。实际上，靳是亲日派，对日本提出的无理要求大多依顺，他给予日本财阀大仓系继承人在胶济路线掠夺厂矿的经营权，以种种便利取悦于日本人。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丑剧已开场，靳受命在鲁镇压革命党人。山东人民纷起反抗，声势很大，靳被迫不得不首鼠两端。他一面参与9月1日十四省将军联名密电呈袁劝进“速登九五”，受封一等伯爵，一面对山东民军讨袁虚与委蛇，借以保全地位。靳通过医生王某代他和胶东民军做些联系工作以示敷衍，暂安一时。1916年2月，袁世凯调冯国璋入京，冯托病拒绝北上，袁又派蒋雁行赴宁探听虚实，并勾引江宁镇守使王廷桢就近篡冯军权，然后袁再电召冯入京解除其督理江苏军务一职。靳云鹏立即密电袁请勿调动冯国璋。3月，袁世凯称帝败局已定。全国反袁声浪已进入高潮。靳在冯、段策动下，与江西李纯、浙江朱瑞、湖南汤芗铭联名拟电迫袁退位。为扩大范围又联名密电征求各省将军的同意。结果直隶将军朱家宝向袁告密未能实现。事已为袁所知，隐忍未发，恨靳甚于其他几人。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但还梦想保住总统位置。全国各地反袁怒潮继续高涨，鲁省反袁军民力量逐渐由周村逼近省城济南，靳急调所属第五师前来增援，师长张树元在潍县却按兵不动，这是靳张一直不愉快的事情，结怨甚深。靳云鹏在反袁力量的压力下，4月29日通电劝袁辞职。5月29日袁佯召靳入京议事，就在其赴京途中突然将靳撤职，派察哈尔都统张怀芝继任。靳云鹏偷鸡不得反蚀一把米，结果丢了将军的宝座，但又“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由此竟博得了“反对帝制”的虚名，增加了他政坛活动的资本。

靳云鹏在鲁期间，遵承袁、段的旨意疯狂镇压革命的同时，残酷搜刮民脂民膏，在济宁、济南等地广置房宅和田产，又与人合伙投资在济南开设鲁丰纱厂，在临清设分厂，指派省公署实业司司长潘复筹备其事，共有纱锭三万余枚。还在济宁等地开办电灯公司、

济丰面粉公司等企业。由于靳的关系，北洋系如王占元、田中玉等全部投了资。

袁世凯于 1916 年 6 月暴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控制了北京政权。靳云鹏进京受到段的重用，任参战军陆军办公处主任、边防军训练处处长等职。靳云鹏忠实执行段的“武力统一”全国的政策，被倚为左右手，与徐树铮、曲同丰、傅良佐成为段手下“四大金刚”之首，卷入了当时北方的复杂政局。1916 年底到 1917 年初，靳支持段谋取权力，与包括张勋在内的北洋军主要人物在徐州开会，以对付段的对手黎元洪及其国会。靳云鹏是段祺瑞主张中国参加欧战的主要支持者。“府院之争”勃起后，段常与靳等密谋对策。1917 年 7 月在讨伐张勋复辟之役中，段自任总司令，靳任总参议。击败张勋复辟后，段祺瑞以再造共和之勋自居，重掌北京政权。同年 11 月 2 日，段祺瑞派靳云鹏、曲同丰以赴日观秋操为名，暗中活动军械借款。靳抵日不久，恰值“十月革命”发生。日本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向其表示，俄国革命发生了，德国侵略东方的危险加重，中日两国应当成立一个协定，共同对付德国。

段祺瑞重新上台，借参加欧战为名扩编参战军（后称边防军），靳云鹏与徐树铮共主其事，同为段的得力爪牙。靳、徐矛盾也随之产生，因争权争宠而形同水火。徐树铮因嫉靳云鹏的名位在他之上，对靳不服气，初则意见相左，继则相互排斥，由暗斗逐步表面化。一次靳在办公室门外，怒目而视徐背后，以山东土话大骂道：“徐又铮（徐的号）你奶奶的×，你鬼鬼祟祟的干什么？你来查谁呀！你管得着么？婊子的儿，整天价不干人事，出坏主意，你是人做的么？王八蛋。”徐假装没听见，快步走过去。徐树铮年轻气盛，常仗势欺人，处处揽权，有时还故意使靳难堪。靳云鹏曾多次负气请假，消极对抗。靳、徐与段同为师生关系，但徐是嫡系门生，结交各省军阀，手握实权，是安福系的后台老板；徐政治关系简单，段是唯一的靠山。所以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徐的势力都远在靳之上。靳云

鹏的关系复杂，他既与冯国璋是同事，又同曹锟是拜把兄弟，和张作霖又是儿女亲家，关系都非一般，是一个很大的政治资本。因此，段对靳不无怀疑，不免亲徐疏靳。段知道他们的紧张关系后，也曾授意吴光新、曲同丰等进行过调解，但靳、徐之间芥蒂却越来越深，并没有得到缓和。段见调解无效，就利用靳对各方面的关系派靳到各处联络，以减少靳、徐接触与摩擦。而靳反认为段有意对他疏远，因此更加恨徐。由于靳、徐二人的对立，而靳又不属于安福系，徐世昌便乘隙极力拉拢靳，利用外交团的压力，劝段将参战军移交给陆军部管辖。段初对这个意见本来无可无不可，因靳也是他的亲信和干将，只因段的第一号亲信徐树铮的坚决反对，段只好作罢。徐世昌的这个意见正是为笼络靳去抵制徐树铮的，以致靳成为徐世昌对抗安福系的助手。

1918年4月19日，西南全体将领提出一个“军人不干政”的联名通电，靳首先赞成。同年靳出任参战军督办公署的参谋长。斯时，日本为干涉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达到占领中国东北边境的图谋，以防德、奥为名，要求北京政府“合作”。章宗祥心领神会段的意旨，经与日方多次秘密会谈后，段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于5月16日派中国军事协商委员长靳云鹏会同徐树铮、曲同丰等人，衔段命代表北京政府与日方斋藤季治郎先后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允许日本对外国作战时驻兵中国、中国并对日本供应军需物资等，尔后又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上必要之详细协定》12条，这三个卖国军事协定大量出卖中国主权，用来换取日本军事援助，以扩张皖系势力，故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1918年6月19日，督军团会议在天津召开，会议宗旨和以往不同，有要求停战裁兵的一种倾向，段祺瑞派靳云鹏前往参加以便监视。

段祺瑞重掌北京政权后，北洋系军阀内部冯国璋与段祺瑞为

代表的直、皖两系的矛盾日益尖锐。9月，皖系以冯国璋代总统期满为由，嗾使“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段也辞去国务总理之职，专任西北边防督办，牢牢掌握军权。徐世昌上台后，以“文治总统”自命，标榜“偃武修文”，提出南北停战议和，与段祺瑞（幕后操纵）扩充实力准备内战的政策相左。靳云鹏因嫉忌宠信主战的徐树铮，转而倾向徐世昌，于1918年12月28日被任命为钱能训内阁陆军总长。徐世昌又策划将“边防军”置于靳云鹏的陆军部的管辖之下，遭到段和徐树铮的强烈抵制。在一次内阁会议上，靳替各派军阀索讨欠饷，同段的另一亲信、财政总长龚心湛发生龃龉，在相互攻讦中把“边防军”军费的秘密来源泄露出来，段闻讯大怒，对靳严加训斥和责骂。靳、龚在国务会议上屡次破脸对骂，龚负气出走到天津，段竟亲自劝驾回来，并告诫靳今后不得干预财政支配问题。靳也不甘示弱，请假不到部里办公。靳与段的裂痕日益加深。段祺瑞指示徐树铮于1919年6月倒阁，进而迫靳退出内阁。靳云鹏则寸步不让，暗中联络直、奉两系，谋组新阁，从正面打击徐树铮、龚心湛。当时徐树铮、龚心湛未料到靳会使用这种手段公开决裂。此时徐世昌采纳张志潭的献策：“利用徐（树铮）、靳仇嫉心里，以靳组阁，表面推崇段，由靳挟段以制徐（树铮），再以靳联直、奉以制皖，必扶植靳以倒徐而压段，造成皖、直、奉平均势力，以巩固总统之地位。”

1919年北京政府不但在外交与学潮问题上束手无策，在财政上也走投无路。龚心湛受人丑诋而辞职。安福系原所答应以王揖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作为周树模组阁的交换条件。当龚辞职后，他们又拒绝周上台，横生枝节地提出本系的司法总长朱深组阁。徐世昌对此非常气愤，坚决不同意，两不相让。徐世昌退一步想提靳云鹏组阁以抵制安福系。徐树铮马上电召善于兴风作浪的倪嗣冲出来反对以靳代龚。徐世昌与直、奉两系军阀联合起来，一定要靳上台，曹锟发电，后又与张作霖联名发表通电为靳捧场。4月24

日，北京政府命令批准龚辞职，派陆军总长靳云鹏兼代国务总理。徐树铮企图阻挠靳云鹏组阁遭到失败。1919年11月5日特任靳云鹏为国务总理，这是靳的第一次组阁。

靳云鹏上台碰到的头一桩喜事，是向来与北京政府唱对台戏的吴佩孚给靳发来贺电。这说明靳虽然也是段的重要爪牙，但已为反段派所利用，靳的上台是皖系与安福系衰退的一个标志。

靳是个脚踏两只船的人物，他兼任边防军训练处处长，所以虽尊为国务总理，却仍然是段“招之便来挥之便去”的直接下属。靳就任总理后，极意奉承段，每日问起居，所有阁务必请示“太上总理”而后行。对于徐浸润肤受，而段左右亦日攻徐之短，但段并不以此亲靳疏徐也。靳云鹏是徐（世昌）、段共同认可的人物，徐遂正式咨请安福国会予以通过。安福系在段指示下，以三长一秘^①为通过靳内閣条件。靳未表示反对。10月31日、11月4日众、参两院分别通过靳内閣。不料所提阁员名单中却少了三长一秘。安福系认为靳违背自己的诺言，于是搬出军阀来进行威胁。他们还对阁员进行人身攻击，将阁员名单拿到会上假表决，然后一致予以否决。安福健将们在会上大声叫喊：“靳云鹏不服从段督办，就是背叛长官！靳云鹏利用军人压制国会，就是目无国会！”其实这个名单是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并同徐世昌、段祺瑞两人协商取得同意后才提出来的。11月9日，安福系刘思格、曾毓隽等人见靳，阻止名单的提出，岂料靳云鹏态度十分强硬，认为此项名单在政府未提出以前，国会无权干涉，提出后国会如不同意，尽可加以否决。11日，曾毓隽又单独见靳，请其修改名单。靳气势汹汹地回答说：“这个名单一个人都不能更动！如果有一个人被否决，我就辞职下台！”安福系见威胁不行，就开始对靳进行拉拢。先是拉靳云鹏加入安福系以便合作，

^① 所谓三长一秘是指以属于安福系的李思浩为财政总长、姚震为司法总长、朱深为交通总长、曾毓隽为院秘书长。

靳则以“军人不入党”而拒之，安福系又拉周自齐入伙，周却干脆表示“本人并无意于做财政总长，条件更谈不到。”靳云鹏有自己的打算，如果周入阁不能通过，就改派署理财政总长，或者自己兼任。而周为币制总办，自己居名，而以周为幕后人物。靳直言不讳地表示提名周为财政总长，目的在于向美国进行借款。

安福系对靳的软硬不吃感到无可奈何，只好求助于段祺瑞亲自出马，拿出上司与老师的尊严来使靳就范。但段也是一个崇拜实力的人物。在直、奉两系军阀联合起来为靳撑腰的局面下，段的威风也使不出来。安福系干将别无良策，就抓住以前周自齐破坏曹锟当选副总统这件事，鼓动曹锟发难打击周，结果遭到曹的拒绝。至此，安福系对靳的斗争竟然弄得一筹莫展，未占上风。

11月24日，不可一世的徐树铮从库伦回来了，对靳的阁员名单未交国会前竟先征求各省军阀意见一事，大肆攻讦，认为这是违反约法精神，是蔑视国会尊严的一种恶劣作风。在徐树铮的怂恿下，段对靳也开始大加训斥，并改提李思浩代周为财政总长。11月28日，众议院通过了外交总长陆征祥、内务总长田文烈、财政总长李思浩、陆军总长靳云鹏（兼）、海军总长萨镇冰、司法总长朱深、交通总长曾毓麌，否决了教育总长夏寿康、农商总长张志潭的提案。靳云鹏以前所说的“否决一个阁员即辞职下台”的话并未兑现。

11月30日，靳云鹏、李思浩与美国太平洋拓业公司代表签订了550万元的借款合同，以烟酒公卖税为直接抵押。

靳云鹏自组阁以来，各省反对军阀的浪潮随着爱国运动的开展而日益扩大，特别是上海中外报纸连篇累牍揭露驻安庆的安武军和驻洛阳的西北边防军集体强奸妇女的两件暴行消息发表后，全国人民发指。靳为了收买人心，提高北京政府的威信，打算撤换两个声名狼藉的督军。但是靳无法改变由来已久武人干政这个尾大不掉的局势。安庆、洛阳两地发生的事件隶属倪嗣冲、徐树铮所辖的军队，靳当然不敢过问。那么怎样实现即利用实力派而又不依

附之，达到独树一帜，站稳脚跟的目的。靳云鹏抓住田中玉任察哈尔都统不安于位急于求去的心理进行拉拢，又利用段的亲信原第五师师长张怀芝与张树元争夺地盘之宿怨进行挑拨，靳和张、田各怀鬼胎勾结起来，策划撤换张树元的办法。于是张怀芝疏通段祺瑞及其左右；靳云鹏去求助于张作霖；田中玉去活动曹锟，送去许多厚礼，待一切准备就绪，靳云鹏以济南血案和侵吞军饷为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山东督军张树元撤掉，推荐田中玉继其后任。这样，一个既没有得力靠山又与靳没有较深的历史渊源的田中玉竟能轻而易举地登上山东督军的宝座，当时确引起一些军阀的震动和反对。靳用田中玉督鲁后又兼省长，乃是其控制山东的权宜之计和过渡办法，一但得手再把省长一席让给济宁同乡和心腹潘复，靳就这样既驱逐张又使以段为首的皖系大小头目不致反对，在无声无息中控制了鲁省。

靳云鹏虽号称段的“四大金刚”之首，但自从上台以来，就力图摆脱段的控制而独树一帜。靳自居为南北之间，徐、段之间，直皖两系之间的桥梁。这是他同徐树铮争权夺利的政治资本。靳的野心很大，想在团结北洋派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南北和平。靳又是一个实力的崇拜者，对南方谋和以滇桂两系军阀唐继尧和陆荣廷为主要对象。而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是他的政敌之一。靳想改派吴佩孚为议和总代表，王本人还不想辞去代表离沪，王的幕后支持者又不允许更换代表。在这种情况下，靳又想出一个办法，打算撇开上海和会，召集全国“名流”组织“和平联席会议”，解决南北争端。靳所提出的“名流”名单为直隶的严修、江苏的张謇、浙江的钱能训、安徽的龚心湛、湖北的周树模、湖南的熊希龄、江西的李盛铎、陕西的于右任、广东的唐绍仪、广西的岑春煊、福建的张元奇、云南的张耀曾、贵州的朱启钤等。这个计划也因得不到“太上总理”的认可而成为纸上谈兵。

靳云鹏上台后，很想点起三把火，雷厉风行地干几件事为北京